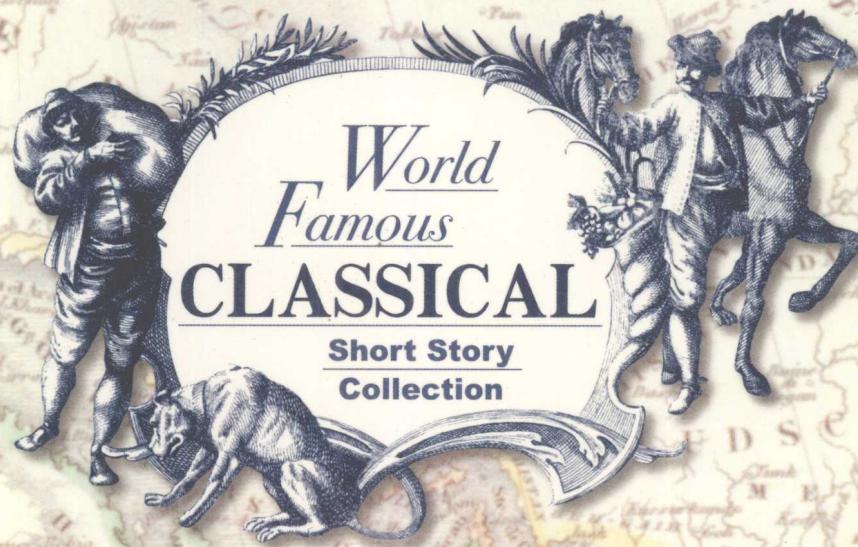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史蒂文森

经典小说

赵卫华/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史蒂文森
经典小说

赵卫华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史蒂文森经典小说**

作 者□ (英) 史蒂文森

译 者□赵卫华

责任编辑□李相状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408.75

ISBN 7-80606-482-6/G · 110

定 价：[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史蒂文森（1850—1894） 英国作家。19世纪末期浪漫主义的代表。生于苏格兰工程师家庭。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史蒂文森的文笔细腻、语言流畅，故事新颖浪漫，这些特点在其短篇《法勒塞海滩》、《砂岗木屋》、《马尔肯》等中都有明显体现。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目
录

1

法勒塞海滩.....	(1)
德·玛勒特卢亚陛下之门	(95)
砂岗木屋.....	(120)
马尔肯.....	(187)
欧拉拉.....	(211)
瓶 妖.....	(262)
盗尸人.....	(302)
贝德里尼与吉他.....	(325)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法勒塞海滩



第一章 南太平洋上的婚礼

史蒂文森经典小说

1

当我首次看见那个岛时，不是在清晨也不是在夜晚。西边的天空上又大又亮的月亮正慢慢地下沉。东边的天空上，在一片粉红色的晨曦中，晨星仿佛钻石一般在闪烁着。我的脸被陆地上的微风吹拂着，迎面扑来野菩提树和香草浓烈的香味，当然其中也伴着其它的气味，只是这两种气味最为浓烈。我因那风的寒冷不禁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多年以来我都住一个与航线较为接近的小岛上，孤独地生活于土著人之中，然而在这里的经历可以说是很新鲜的：甚至连这里的人们讲的话我都感到一点儿也不熟悉。我因这里的森林、山峰的景色和少有的气息而感到血流加快。

那罗经灯被船长吹灭了。

他说：“威尔希尔先生，那边是冒烟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岩石缝的背后，便是你要到达的目的地法勒塞了，它是靠东面的最末端的一个村落。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在上风处都没有人居住。把我的望远镜拿去吧，那里所有的房子你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的。”

我从他手中拿过望远镜，顿时海岸和那相互缠结的树木及海岸边那被海浪拍击冲出的缺口均呈现于我的眼前，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同时我看不见的还有那褐色的房顶和在树木的遮掩下零星可见的房屋和黑黑的屋内。

“东边那一点白色的东西难道你没有看见吗？”船长接着说道。

“那间便是为你安排的房屋。它建在高处，建材全是由珊瑚，阳台很宽敞，足以让三个人并肩而过，那个住处可以说是南太平洋上最好的了。老亚当斯看到它时，他将我的手抓住摇着说：‘在这里，我仿佛进入了温柔之乡。’我对他讲：‘你确实是进入温柔之乡了，同样你的时间也会在那儿被白白浪费掉！’可怜的约翰尼，自从那次过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过后他情绪变得很坏——和当地的土著人、白人或其它别的什么人关系相处得都极其糟糕。第二次我们到来时，他已经去见上帝了。我捡了一块木板在他的坟墓前立着，并在上面写上‘约翰亚当斯，死于1868年。’你去吧！同样去干吧！我非常想他，他身上竟然有危及别人的地方，但我从来就没有发现过。”

“他死于何种原因呢？”我问道。

“是一种病，”船长说道，“看上去仿佛是突然暴亡的，看来他是在半夜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服了很多的镇痛药和肯氏药，然而对他没有任何效果，肯氏药对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于是他试着想将一箱杜松子酒打开，结果箱子没有被打开，他当时力气还没到能将箱子打开的地步。紧接着，他肯定是直奔阳台。然而被阳台上的栏杆绊倒到脚，倒在地上了。当第二天他被人们发现时，他神经已经完全不正常了，嘴中一直讲的一句话便是有人向他的椰肉干上倒水。哎！令人同情的约翰。”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是否是因为那岛上有某些问题存在？”我问船长道。

“不错，有人曾认为是因为那岛，而有的人则认为是心情郁闷和其它的什么缘故。”船长回答道，“那岛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是从未听说过的。我们的最后一个人威格斯呆在这岛上从未有什么损伤。他离开那儿是因为那海滩——听别人说他对黑杰克、凯斯和威瑟林·吉米感到恐惧。那时吉米还没有死，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在喝醉酒之后被海水淹死了。至于老船长比理·朗德尔，他到这儿时是1840年到1845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比理身上有何损伤和有何种奇怪的变化我都看不出来。仿佛他可以永久地活下去。一切都很正常，我认为那岛没什么不正常的。”



“有一只船行过来了。”我说道，“正在海峡中间，看上去仿佛是只有16英尺那么长的鲸鱼，船的尾部站着两个白人。”

“那只船便是淹死者威瑟林·吉米的船！”船长喊道，“我们借助望远镜来望一下。不错，那便是凯斯，肯定没有错，仍旧是那个黑人。他们名声极臭，但你也明白，那海滩上的人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是非常厉害的。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麻烦还要算得上是威瑟林·吉米，但你很清楚吉米已经到上帝那里去报名。他们来的目的一定是来取杜松子酒的，我们俩赌一下怎么样，你准备用什么做赌注？以五赔一，我赌他们一定会抬走六箱杜松子酒。”

当这两个生意人登上我们所乘的船上时，他们的外貌一映入我的眼帘，我就感到心情舒畅，或者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俩其中一位的外貌和他那谈笑风生风度。在过去四年的小岛生活中仿佛是坐监狱似的，我的邻居是白人，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这是我很向往的一件事。在这四年中，我动不动便触犯禁忌，他惟一能干的便是到酒吧去逛逛，放松放松，要一杯杜松子酒，歇一会儿脚，尔后追忆往事；到了晚上，惟一能作他的伴侣的只有一盏孤灯，一个独自闷在房中，或是到海边去散散步。想着自己竟然如此的蠢笨，竟会到这种岛上来。在他呆了四年的岛上，没有别的白人，当我坐船来到它旁边的岛上时，整个岛上都是一群粗鲁无礼的家伙。如今，看到这两人到自己乘的船上来，确实感到无比快乐。尽管他俩中间有一个黑人，可穿的是华丽而合身的宽松裤，头戴草帽，凯斯的衣着足以参加城市的检阅仪式。

有关凯斯这个人我还得哆嗦几句：他有着黄色的皮肤，身材较矮小，鹰钩鼻子，眼睛颜色淡淡的，修得很整齐的胡子。除了他说英语外，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没人知晓。但是，可以断定的是，他出生的家庭背景还算不错，受到的教育也较好，非常有才能，是一个很优秀的手风琴演奏家，只要他有一根弦或者一个软木塞或者一副纸牌，他便可以向你表演与专家差不多的招数来。只要他不反对，他所说出的话很适合高雅场所，可同样他也可以讲出比手水们更加脏乱的话语来，甚至讲出一些话使得土著居民为此感到厌恶。他当时所想出的办法在那时算得上是很好收益的。凯斯做事的方式便是这样。而看上去却没有任何修饰，仿佛天生的。他勇敢得仿佛雄狮，狡猾得仿佛老鼠一般。假如今天他还活在世上的話，那地狱根本就不会存在。对于他，我知道的仅有一点优点：他对他的妻子忠贞不二，他对她非常好，她是个生长于南太平洋岛上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妇女，头发被染成红色，做的是南太平洋岛上土著人的发型；在凯斯去世后，一件很离奇的事情被人们发现了，那便是他留下一个虔诚信奉主的教徒的遗言，他那失去丈夫的妻子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听别人说账本由她掌管，遗产是由黑人杰克的所有财产以及比理·朗德尔那绝大部分财产和她自己的财产组成的。于是她坐着一艘大帆船离家出走了，至今她仍旧在生他养他的家乡独自过着贵妇人的生活。

可当我来到法勒塞岛的第一天早上，我对这些事情什么也不知道。凯斯待我温文尔雅，仿佛对待一个老朋友似的，使我成为法勒塞岛上较为受欢迎的人物，我可以任何时候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这对于我这个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一天中较为美好的时光就是我们大家坐在屋子里开怀畅饮、聊天。我从不说废话，句句说中要害，对于这一点，他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了不起的，这岛上他算得上是最狡诈、最精明的商人。我倒认为法勒塞仿佛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喝着酒，心情与喝酒的多少成正比例，酒喝得越多我的心情便越舒畅。我们的最后一位商务代表威格斯，他逃离这儿是在发出通知 30 分钟后，他逃离时是顺便搭乘从西边驶过来的一艘劳工船。当船长过来时，发觉商船已经开了，钥匙被当地的牧师拿走了，留下的仅有威格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这样一来，公司便没有了商务代表，自然货物也一点儿都没有了。此时风势非常不错，船长希望能趁着这么好的风势，在傍晚时分来到一个岛上，而迎接我下船登上法勒塞岛的事此时正在忙碌之中。凯斯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说这种事不要看得太认真了，法勒塞的人都不是狡诈之人，我的东西他们绝不会动的，他们感兴趣的仅是一些小鸡或一把小刀，或一支奇形怪状的烟筒。我最好是冷静地坐着等船离去，然后径直奔到他家中去，探望一下海滩之父——老船长朗德尔，随便吃些饭，等夜幕降临了再回家去休息。现在恰好是正午，在我登上法勒塞海滩之前，刚才我乘的那艘大帆船已随风远去。

在那船上我已经喝了两杯酒，一次长途旅行刚刚接近尾声，我整个人仿佛依旧在甲板上一样，觉得大地在不停地颠簸，仿佛被用一种新的色彩完全粉刷了一样似的，我按着音乐的节拍在不停地挪动步伐，航海人的天堂仿佛就在法勒塞——假如世界上确有此地的话；假如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真是太可惜了！草地在脚下被踩踏着，登上高耸入云的青山放眼眺望，看着那绿色的花冠戴在男人们的头上。红色、蓝色光艳夺目的服装穿在女人们身上，看着多么让人心情舒畅啊！我们行走在强烈的日光和阴凉的树荫下面，相互欣赏，我们后边跟着一大群镇上仿佛家禽一样的小孩，我们所到之处都为那个地方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气氛。

“顺便补充一句吧，我们必须为你寻找一位夫人。”凯斯讲道。

“不错，是这样的，这件事我差点记不得了。”我讲道。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几位姑娘，我止住了脚步，仿佛一个总督似的盯着她们。她们身上都穿着艳丽的衣服，只有在有船只到这个岛上时才穿成这样的。法勒塞的妇女们是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很美丽的。假如要指出她们的不足之处的话，她们仿佛是处于船梁上的一块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木板。我正沿着这思路思索着，却被凯斯碰了一下，说道：“那边那姑娘挺漂亮的。”

我看不见另一边一个姑娘一个人独自坐在那儿。她刚去钓鱼归来，身上仅穿了一件女式衬衫，身上全湿透了。她年纪不大，对于岛上的女性来说，她已经算是身材最苗条的了，脸长长的，额头高高的，脸上带着一丝在小猫和幼儿之间的那种羞怯、离奇的表情。

“她叫什么名字？她长得很漂亮。”

“人们都叫她优玛。”凯斯讲道，于是那个叫优玛的姑娘被他叫了过来，用本地方言与她交谈着。他讲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可当他讲到中间时，她抬起头以最快的速度并怯懦地扫了我一眼，尔后仿佛一个小孩在别人的打击下不断躲闪似的将头垂下微笑了起来。她的嘴很大，下巴与嘴唇之间仿佛雕塑一样有很明显的轮廓，她脸上的微笑转眼间便消失得毫无踪迹。她垂着头站着，听凯斯将话说完后，操着很好听的波利尼西亚口音向凯斯不知讲了一些什么，眼睛直直地盯住他的脸，细心地听着凯斯的回答，然后不失礼貌地鞠了个躬转身便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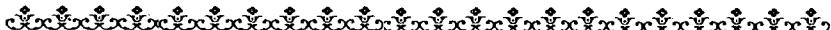
我所享有的只是她那礼貌的鞠躬，她既没有瞥我一眼，也没有微笑着和我讲话。

“我想，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她会来到你身边的。同时我还要与她母亲商量。你可随意寻个地方去嚼你的烟饼了。”凯斯讲着，脸上带着阴险的微笑。

我想也许是因为她那甜密的微笑已经扎实实地印在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了我的脑子中，因此我马上大声回答他说：“从外表和她的笑容上看上去，她可不像你所讲的那种人啊！”

“她不是这样的人我也明白，”凯斯讲道，“我深知她规矩得仿佛邮船一样，与外人从未有过来往，她从未与那帮人在一起。哦，不，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优玛是很老实的。”看到他那急迫不安的样子，我既感到惊奇又顿觉愉快。“事实上”，他接着说道，“我的确不该如此肯定地回答你一定能得到优玛，除非你的风采将她倾倒。你不应该出面，在背后指使便可以了，我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与她母亲商量。为了婚事，这个姑娘必须要被我领到船长那儿去。”

“对结婚”这个词我并不感到介意，于是我便这样脱口而出。

“哦，这桩婚姻不会因为任何别的事情而受到危害的，”凯斯说，“牧师就是黑人杰克。”

这时这三两白人的住所我已经能清晰地看见了，一个黑人和一个中国人被算进了白人的圈子里！真是个怪诞的概念。可在这岛上却并不觉得奇怪。那所房子很大，一溜摇摆着的阳伞被修建于那房子上，房子的前部是商店，商店中有一个柜台，一把台秤，最为可怜的是摆在柜台中的商品：几罐装肉罐，一桶干了的面包，一卷棉纺织品。与我的家当相比相差甚远。在此店中惟一值钱的几样东西便是：走私货、兵器和酒。“假如我所要对付的人仅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在此岛上应该会干得不错的。”事实上，他们用来攻击我的武器只有枪和酒。

朗德尔老船长呆在后屋里，他的打扮与当地人没有两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样，在地板上蹲着，身体肥胖，脸色苍白，光着膀子，獾一样灰白的皮肤也露了出来，醉眼朦胧，灰白的长发在肩上披散着，苍蝇布满其上，他的眼角上也停着一只——但他却仿佛没感觉到。蚊子和蜜蜂嗡嗡地在他四周叫着乱飞。所有爱卫生的人都会将这个脏东西赶得远远的。我望着他，想到他年已古稀，想到他曾经是位船长，曾经衣着整洁潇洒地登陆，曾高谈阔论于酒吧和领事馆里，曾经在俱乐部的阳台上坐着，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难受，又让我保持头脑清醒。

当我进入到屋里时，他极力想站起来，可还是力不从心，于是他转变了一种方式向我伸出了手，嘀咕了几句场面上的话。

“今天早上老爸喝了很多酒，”凯斯讲道，“目前有种疾病在这个地方流传，朗德尔船长为了能杜绝疾病传染给自己，于是便不停地喝杜松子酒，对吗？老爸！”

“那东西我从生下来就从没有尝过！”老船长气愤地叫道，“我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喝杜松子酒，那位先生，我该如何称呼你呢？就是一个有前车之鉴的例子。”

“好了，老爸，你必须振作精神。这里将有一个婚礼要举行——这位威尔希尔先生已作好了结婚的准备。”凯斯说道。

老人问新娘是谁。

“是优玛。”

“优玛？”老船长大声喊了起来，“他准备让优玛干什么？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许是为了别的来到这里？他究竟想要优玛做些什么？”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住口吧，老爸，结婚的又不是你。我想她的教父或教母轮不到是你吧。我想威尔希尔先生准备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讲到这里，他向我说了一声“对不起”，说为了这桩婚事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于是我被单独地留在这位可怜人这里。

这令人同情的人曾经是凯斯的合作伙伴，但事实上凯斯也将他当作自己玩弄的对象。这商站和贸易曾经都是朗德尔拥有的，凯斯和那黑人都是寄生在这块肥肉之上的寄生虫，他们仿佛蚊子一样叮在他身上，吸食着他的血液，他却全然不知。对于比理·朗德尔，除了他那让人一看便会吐的容貌以外，我讲这些并非是攻击他。现在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

这间房子不仅矮小而且脏乱，热得让人想死，苍蝇遍布任何一个角落，它坐落的地方也极其的差劲，在村子的后面，树林的边缘。三个人的床搁在地板上，平底锅和碟子乱七八糟地放着。什么家具也没有，在老船长神经不对劲时已经将它们砸成木条了。我在那儿傻坐着，凯斯的妻子为我准备了一顿饭。我跟那半人半鬼似的人整整呆了一天。他嘴里老是嘀咕着一些他过去的经历和一些不太高雅的老掉牙的笑话，他时而发出一阵噗哧噗哧喘气似的笑声，我的懊恼和沮丧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不停地喝着他的杜松子酒，不时地昏沉地睡着了，一会儿又抽泣着发抖地醒了过来，而且不停地追问我为什么要与优玛成婚。自从与他见面以后，我一天到晚都在不住地警告自己：“我的伙伴，我年老那天可不能变成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老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恶魔！”

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后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一个年纪大的很怪诞的当地妇女爬进房里时几乎是用她那大大的肚子。用黑布将自己从头包到脚后跟，灰白的头发扎成几绺小辫子，脸上还纹着图案。这个岛上并没有纹脸这个习俗。她眼睛不仅又大亮，而且非常奇特，带着惊喜的表情看着我。在我眼中她仿佛是在舞台上一样。她讲出的话均是模模糊糊的，嘴里还叽哩呱啦地不停地嘀咕着，高声大叫，仿佛是一个小孩在看到他的圣诞节布丁一样。她穿过房子径直向我奔来，一来到我的眼前，便不顾一切地将我的手抓住了，仿佛一只老猫一样对着我又叫又唱起来。这时她讲话仿佛是在唱歌一般。

“这人究竟是谁？”我高声喊了一声，因为我被这个家伙着实吓了一大跳。

“她的名字叫法娃，”老船长说。只见她已经敏捷且飞快地向房子的一个角落奔去了。

“难道她不会吓着你吗？”我喊道。

“我会怕她？”老船长也嚷了起来，“我亲爱的伙伴，我对她感到讨厌，我禁止她到这里来，只是我想今天与往常不一样，是因为你的婚姻的缘故，优玛是她的女儿。”

“好，就算是这样吧，她到这里来有何贵干？”我问道。毫不掩饰地将我的愤怒表现出来，大概是更加恐惧起来。老船长说她正准备作一些诗来歌颂我决定娶优玛这件事。

“好了，老太婆，”我讲道，想笑却又从心底笑不起来，“请多多原谅。可当我的手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时，请你对我说一声。”

我所说的话仿佛她完全听懂似的，歌唱之声高得变成了喊叫声，然后又止住了，又像走进门时那样退出了房门。我猜她必定是径直冲进了丛林，因为当我在她后面跟出去时，她的身影我已经看不见了。

“这种行为真是让人感到好笑。”我说道。

“这群人是非常可笑的。”老船长说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

“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他驳斥我时带着轻蔑的语气说道：“我是一个坚决的浸礼会教徒。但是，我亲爱的朋友，罗马天主教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这便是它中间的一点。你别将我的忠告当耳边风吧，你以后假如碰到优玛或法娃或是威格斯这些人中的一个，就按照牧师所讲的那样去做吧，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你听清楚了吗？”他讲着又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不住地眨他那昏昏欲睡的眼睛。“不，先生！”他突然间说了一句，“天主教徒在这儿没有信奉者！”紧接着说了一大堆话来向我解释他自己的宗教信奉观点。

优玛一定是从第一次见面时起便把我迷住了，否则我不会在那所房子里呆太长时间的，到空气别这么污浊的地方、洁净的水中去，或者到附近最近的河里去。虽然我必须对凯斯守诺，然而假如我在我们结婚那天夜里离新娘而去的话，那么以后我在这岛上再也没脸见人了。

当凯斯、优玛和那黑人三人回到这所房子时，已是黄昏时分，西边天空红彤彤的，屋里的灯已经打开很长一段时间了。优玛作了一些打扮，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身

